

飲水思源念誼師

蕭克長

一 來唐院以前行誼

八

誼師湛溪貴州織金人，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唐院方輾轉自楊家灘遷至平越時，院長茅以昇即慕名延聘來校執教。

誼師家庭本貴州望族，世代書香，國學淵源，迄遜清末年，受新思潮影響，便毅然離鄉背井，負笈徒步數千里，自貴州至北平，考進京都大學堂求學，畢業後，曾一度工作，後再考上官費留美，進哥倫比亞大學，專攻鑛冶工程，隨皮耳 (Robert Reel) 先生研習凡六年，回國後迄來校任教時在各鑛工作垂三十載，足迹遍全國，所經營各鑛，成績斐然，一時有鑛醫之譽。

誼師學貫中西，加以有長時期實際工作經驗立身行事，自有其獨到深刻之見解。鑛學一項，性質複雜，先生分之爲二，列採

鑛經濟、鑛山管理、鑛山會計諸科等爲一類，日採鑛道術比之爲鑛學之體，而探鑛工程、探鑛工程、採鑛方法等諸科則另列一類，曰採鑛技術，乃鑛學之用。鑛業人員必須體用兼優，始能稱之爲全才，唯有全才，始能勝任治鑛。此與老學長侯家源先生對交通界所提出之通才教育，可謂異途同歸，不謀而合。

先生秉性，剛直敦厚，不苟言笑，輕利重義而富進取精神。遇事必深謀遠慮，計劃週詳，一經決定，即不顧一切困難，毅然實行，或加阻撓，絕不爲動。劍及履及，實踐篤行，實爲先生辦鑛成功之重要原因。

先生早年在京師大學堂畢業後，被派在井陘煤鑛工作，井陘是中德合辦的公司，當時鑛上高級職員，多半是德國人，這些德籍工程師中有不少是行伍出身的，到了中國，就大賣其野人頭，

掛起工程師的稱號，對於華籍職員，未免岐視，先生到鑛之後，頂頭上司是這樣一位德國人，真是受盡委曲，吃够苦頭。恰好先生留美學成歸國後，政府以華方代表名義再度派赴井陘工作，到事之初，即先查閱職員名冊，見六年前之那位德國頂頭上司，仍在鑛中工作，隨即下諭開除，德籍主事人當然立刻提出反對，並責問先生爲什麼到差尙未視事，便先下令開人，先生說六年前來此實習時，即深知此人狂暴無能，倘仍留在鑛中工作，則以後事情如何辦得好，並舉出事實力爭，最後終由德方讓步，將那位德人另調其他輕閒工作，自此以後，德人也就不再岐視華籍職員了。

民國初年，有些鑛商在湖南益陽的板溪找到一個鑛鑛，設立公司，從事開採，請先生主其事，先生經勘察以後，認爲有開採價值，便毫不遲疑應聘爲鑛長兼總工程師。擬定整套計劃，開鑛新井，興建四十公里長的火車路，並設發電廠及新式選鍊廠等。

工程未及完成一半，公司裡面便感財力不支，董事會大加責難，勒令鑛廠停止一切新工程的實施，仍用老法開採，以維持公司業務。先生竟置之不理，而以鑛長名義，繼續與各洋行簽訂合同，購買各項機器，迫令公司當局付款。同時以所產小量鑛砂，維持鑛上員工生活，最困難時期，即伙食費亦甚短缺，先生艱苦支持，與各工人一同吃稀飯度日，這樣苦撐兩年，各項設施次第完成，產量大增，其時又適歐戰發生，鎊價利市百倍，大賺其錢，公司當局笑逐顏開，自董事以下，對先生無不奉若天神，但在這個時候，先生却功成身退，雖經全體員工再三慰留，亦不為動，臨行之日，鑛工舞龍相送，長達數里，一時傳為盛事。

民國二十六年一月，資源委員會在南京成立雲南錫鑛籌備處，擬積極用新法開採箇舊老廠錫鑛，先生參與籌備事宜，是年四月雲南錫鑛工程處正式成立，會派

二氏即率領首批員工避箇舊展開工作。到鑛以後，因孟先生是一位地質學家，而先生却是鑛界權威工程師，二人對工程上意見，每每不合，先生便置當局於不理，率領一批員工獨斷獨行，舉凡機電、土木、採鑛各項重大新興工程甚多，親自督率進行，成績斐然，當局莫奈他何。有一次鄂籍工人與滇籍本地工人發生械鬥，一時情況嚴重，大家都知道先生平日深得工人信賴，只需先生一語，双方便可和解，各方特請先生出面調停，但先生則認為此事既因當局處置失當而起釁，則自應由當局自行安撫解決，堅決未允出面。由是先生與當局之間，鴻溝益深，有一天，孟先生竟出了一道佈告，解除先生總工程師職務，於先一日晚間秘密貼在井口，先生次日清晨六時下井，看見佈告，說道：「你是大會派的，我也是大會派的，你何來權力免我之職」。於是將佈告撕下，放入衣袋內，照常下井工作如故，次日清晨雇了一個工人，挑

着箇單行李，拂袖他去。該鑛自先生走後約一年，有東大井圍井工程，因操之過急，以坍塌開損失浩大，孟先生亦因之去職，衆信如先生仍在該鑛，當不致有此事發生。

二 在唐院時期生活

述

先生離開箇舊後未久即來唐院執教，時年已是六十開外，惟身體精神均極健旺，中等身材，蓄短鬚，成年穿一套古銅色西服，戴一頂三十年前留美時 Peale 先生送他的白便帽，踱着八字步，神態岸然，無形中予同學們一種莊嚴而神秘的感覺。他是想以晚年的精力，多為國家造就些人才，同時還要完成他從事了三十年的偉大著述——中國採鑛工程師手冊。當時學校流徙甫定，百舉待興，以先生對當地士紳熟稔，對籌劃復課，臂助良多。平越乃偏僻小城，聘請教授困難，採鑛教授僅先生一人，重要採鑛課程乃由先生一人擔任。

先生的課都是在早上第一二節，八點以前，必定到達教休息室，上課鈴一響，即走進教室，開始授課，課外的話，是一句不提，下課鐘一搖，他也就隨即下課，雖是很重要的地方沒有講完，亦即放下留待次堂再講。從未缺過課，也未請過假。

先生居恒手不釋卷，採鑛教材，概由先生自己編述，每學期都不相同，惟講課時他的一口貴州官話，就是貴州同學也不易聽懂，他寫的毛筆字固是蒼勁古樸，極逗人敬重，但在黑板上一筆英文字却拙若薑芽，沒有幾人能認得清，如此講授，自不敢恭維，可是他那教學熱誠却迫使你靜心傾聽，每當他講到得意時，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，双目圓睜，其形態之真誠滑稽，引得滿堂大笑，而先生也跟着大笑，決不爲忤，不禁令人油然而敬。

先生留學美國時，已是三十餘年前的事了，當時初到彼邦，形態上自不免淳樸些，而其時王鈞豪先生（冶金博士，唐院鑛冶

系主任）也正在讀大念書，看見這末一個「帶着土氣」的同學，一時不免想尋他開開心，於是約同一些洋人，竟而把他「拖屍」一頓，「拖屍」這玩意兒，本就拖過了，也就算了，那知有一天，先生在校園裡看見王先生正一人坐在樹下看書，於是不禁「恨從心頭起，惡向膽邊生」，跑上去，沒頭沒腦，不分青紅皂白，將王先生飽揍一頓。三十餘年後，倆老同在唐院教書，一是冶金權威，一是採鑛長老，每天都在那不到二平方丈的教授休息室裡見面，相對默然，想來自有一番滋味在心頭。

先生平日從不輕易發表著作，但有重要研究心得，則寫成文章，投寄英美各著名鑛業雜誌發表，都能深得彼邦人士敬仰。如他所發明的岩石分類法，雖歐美地質名家，亦認爲是獨創的見解；又如他的『雙極鑛體磁力探鑛法』一文，是在艱難困苦的抗戰期間，無圖書儀器的憑藉，全恃理解能力，以高深的數學原理推

論而得，在美發表後，學術界人士認爲是地球物理學上的重要發明。先生英文極好，行文遒勁簡鍊，比之英美名家，了無遜色。

先生平日不論嚴寒酷暑，黎明即起，晚八時左右就寢，飲食作息，都有極嚴格的時間規定，數十年如一日，志操堅貞，律已嚴明，堪與德國哲人康德先後媲美。

先生是中國鑛冶界的先進，他那高尚的人格，淵博的學問，洋溢的熱情，永遠是青年們靈魂上的明燈，我們所獲益於先生者，又豈能僅在一些普通學識講授上來衡量。

光陰荏苒，離別先生已有十年，他那部偉大的著述，不知已經完成了沒有。計算起來，先生現在已是七十餘歲的老人了，以他那強健的體格，充沛的精力，自然尙應健在，但是鐵幕深垂，赤禍橫流，一切又怎能逆料呢！西望大陸河山，我默默地爲這位老人祝福！